



凤儿和燕子出生那天，凤堰梯田油菜花层层叠叠竞相绽放。

接生的王奶奶告诉黄老汉：“恭喜得了一对闺女，跟这几天的油菜花一样俊俏。”

黄老汉听着婴儿的啼哭，想了半天才说：“大的叫凤儿，小的就叫燕子吧。”两姐妹就这样在梯田间长大，像是同一块田里的两株油菜花，相似又不同。

凤儿温婉如水。她喜欢在清晨跟着父亲去田里，有时她一个人坐在田埂边涂涂画画，把凤堰的四季都描进本子里。

燕子活泼如火。她常常光着脚丫在田埂上奔跑，惊飞花丛中一只只蝴蝶。她指着公路上的汽车问父亲：“那车能开到城里去吗？”父亲笑笑点点头，她就眨着眼睛说：“我长大了要坐那车，去看看山外面的世界。”

十八岁那年，姐妹都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大学四年，凤儿选择了农林专业，经常跑去图书馆查资料，假期总迫不及待地回家。燕子则选了市场营销，头发染成栗色，寒暑假找各种理由不回家。

她们毕业前，父亲打来电话，说凤堰梯田要申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整个镇子都沸腾了，“你俩啥时候回来？”父亲的声音透过电话线传来，两姐妹都没有立刻应答。

毕业典礼后的傍晚，两姐妹站在宿舍阳台上看着城市万家灯火。

“你真的决定回去了？”燕子转过头，看着与自己有着相同面容的姐姐。

凤儿点点头，把证书仔细地放进包里：“爸妈身体不好，家里需要人帮忙打理。”

燕子眼睛里闪过一丝不屑：“咱们好不容易考出大山，我已经买了去深圳的车票，姐，咱们一起去吧。”“我还是回家乡去干。”凤儿轻声说。

第二天清晨，当凤儿醒来时，燕子的床铺已经空了，只留下一张字迹潦草的便条：“姐，我先走了，爸妈你多照顾，等我混出名堂就接你们出来享福。”凤儿擦

凤堰啊凤堰

唐继虎

着纸条，叹了口气。

凤儿回到凤堰的第一周，几乎足不出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计划。村里人议论纷纷：“大学生回来种地，书都白念了。”“听说那个燕子有出息，到大城市去了。”凤儿没有理会，她用大学打工攒的钱买了台二手相机，开始拍摄梯田的风光发到网上，配上自己写的诗句。起初没什么人看，直到有一天，一组名为《凤堰四季》的照片被一个旅游达人转发，一夜之间点赞过万。

“你家可真美！能住宿吗？”留言区有人问道。凤儿看到这个留言后思索了一夜后，鼓起勇气对父亲说：“我想把咱家老屋改成民宿，城里人喜欢这种原生态的体验。”

父亲摇摇头：“去年张家办民宿，连本钱都没赚回来。”

三个月后，凤儿说服父亲，把自家的老屋改造成了六间客房的民宿，取名“田居”。她用竹子扎成篱笆，在院子里种满蔷薇，还跟村里老人学了染布手艺，自己缝制了窗帘和桌布。

开业那天，村里人都来看热闹。第一周，果然一个客人也没有。凤儿坐在门槛上，望着空荡荡的院子发呆。

“这是凤堰之春，大地流金，金浪滚滚……这是凤堰之晨，薄雾轻绕，仙气飘飘……这是凤堰之稻，有机种植，清香健康……”随着一幅幅照片在网上传播，“田居”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

五年后，凤儿站在院子里，看着工人们正给新扩建的客房钉上最后一块木板。五年间，“田居”已经从六间房扩展到了二十间，旺季时一房难求。

“凤儿姐，又一批订单！”村里的青年小王拿着手机跑来，笑得露出两排白牙。

凤儿接过手机查看，嘴角扬起笑意。三年前，她开始尝试在网上销售凤堰的山货，野菌、蜂蜜、腊肉、竹笋干，竟然意外受欢迎。“今天先发三十斤，剩下的等过几天新采了之后再邮寄，品质有保证才能留住

客人。”凤儿嘱咐着，转身走向厨房，准备检查晚餐的配菜，就在这时，一个久违的号码在屏幕上闪烁——燕子。

“姐……”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沙哑。

凤儿的心猛地一跳：“你在哪儿？”

“县城火车站。”凤儿二话不说，开着新买的小车就往县城赶。火车站出站口，凤儿看到一个瘦削的身影拖着行李站在角落里。姐妹俩对视的一刻，燕子突然泣不成声，凤儿冲上去紧紧抱住她。

凤儿拍拍妹妹的背，轻声道：“回家就好。”

燕子望着窗外熟悉的景色，回想当初那么看不起家乡。

回到“田居”，燕子吃惊地看着记忆中破旧的老屋焕然一新，院子里，游客正在拍照，远处的梯田层层叠叠，在夕阳下泛着金光。

“这都是……你做的？”燕子不可置信地问。凤儿点点头，带着妹妹参观。“这间大房用来做餐厅，后面是客房，那边新建的是农耕体验区……”她指了指远处的一片施工场地，“那里准备建个小型博物馆，展示我们凤堰梯田的灌溉文化。”

凤儿告诉燕子，五年前县政府以凤堰梯田申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她作为本地人成了项目志愿者，认识了一群专业人士，在这个过程中，她才真正理解了祖先留下的这套灌溉系统有多么珍贵。

“现在很多专家都来考察，游客也越来越多。”燕子望着姐姐自豪的神情，忽然感到一阵羞愧。她想起了这五年来，在大城市里那些看似光鲜却空虚无物的日子。

晚饭后，凤儿拉着燕子爬上后山的小亭子。月光下，燕子沉默了很久，终于小声问：“姐，你……需要帮手吗？”

凤儿转头看着妹妹，眼睛里闪烁着星星般的光芒：“当然需要，我一直等着你回来。”夜风拂过梯田，两个身影依偎在一起，融入了这片古老土地温暖的怀抱中。

三月好采艾

谢娇兰

日子一天天变暖，油菜花黄了，桃花红了，艾草也绿满了乡野。

几场小雨后，艾草嫩绿的叶片便染成深绿，驱干茁壮，枝叶茂盛。

走在乡间小路上，有艾草的地方，只要随手一抓，指缝夹出几片青叶，凑到鼻子一嗅，简直比樟脑、薄荷还提神。那芬芳开窍的味儿，仿佛带着整个乡野的气息。

每年惊蛰节气前后，潮汕的雨总是下得特别勤。我们都盼晴天，好出行到乡野走走，除了感受大自然的开阔、呼吸清新空气外，也是采艾的好时节。

野生的艾草味儿浓，叶有特别的爪形，像细叶枫，或是鸡爪。有一种火艾，叶片软且生绒毛，城里来的入总是错将火艾当食用艾，实在拿不准，就教他们用手作青草丛扫一扫，有艾草的地方，经这一扫，准能粘上几许艾味，而火艾是没味道的。

清明前后的艾草最嫩，江浙一带有做清明粿的习惯，用艾草做成粿品，用来祭祖或作为时令小吃。潮汕人没有这习惯，我想着有空自己也做做艾粿，尝尝是什么味道。

清明前后，父母总会回到乡下，打扫旧舍，准备些祭祖事宜。那时，我工作很忙，不能陪伴左右，但心里想着故乡，总趁他们下乡时，叮嘱他们帮我采些

艾草。有时怕父亲忘了，发好几个短信，父亲总说不急，让艾草吸足地气再长高点，叶子再密实点。

有一年，因听我说过艾粿的事，顺德的朋友有心，便托人给我送了十枚自制的艾粿来。柔韧深绿色的皮，裹着满腹浅黄色的绿豆馅，用香蕉叶托底，艾草香味浓郁，吃起来有点淡淡的苦味。友人特别强调那是他们家乡的特产，不知道味道能否习惯。其实，这份美意已胜艾粿之美味了，哪会不习惯呢。

之前只知道江浙一带人家有做青团、清明粿的习惯，没想到周边城市也有，这似乎更为我攒足了到乡下采艾做粿的理由。

在潮汕地区，用草药制作成粿品入食倒不鲜见，常见的有粕籽粿、鼠壳粿，大抵都是些消积、驱虫、开胃的草药。这与祖先的智慧有关，几乎每逢时令节气变换，传统习俗上都有些天然食疗方法，到了现在，反倒少了，就连妈妈都嫌自己做麻烦，不如到市场买现成的。

在妈妈的认识中，艾草是女人的良药，却不晓得也能用来做粿。记得我怀孩子时，妈妈提前半年就到地里拔了艾草，晒干，根部剪下泡酒，其余的到我坐月子时，拿它熬水洗澡。

故乡每逢端午节，乡亲们也会采艾，现在想来，这些民间习俗，带着浓浓的乡情、淡淡的乡愁。

春到

(外二首)

大鱼

昨夜凝于草尖上的露水
还未完全学会站立
白马已从远方地平线驮来一场
北方逐渐消融的大雪

我该如何应对这过早到来的草原
用掌心接住它蹄声里
尚未降落的雷霆
过早解冻的风啸以及尚未成型的绿

这绿太过于柔软
像未淬火的剑，像未拆封的信
像所有急促的事物在练习如何
与自身和解，此时群山仍披着冰甲
但溪流已在暗处重排琴弦
是的，当马鬃划过晨雾
马蹄越过溪岸
所有的缰绳都会突然变轻

原来春天从不需要我们被动应对
只需我们让自己成为那匹
最早感知消融的待沸腾的血

我是谁

我是一根茅草，一棵树
是被风卷起的尘土
又是尘土里沉睡的种子
我是父亲犁尖反射的晨光
也是母亲鬓角新生的雪线
是在炊烟里学会弯曲的闪电

我是祖辈方言里活着的化石
是在钢筋丛林里倔强的发芽
我是迁徙途中，不断修改的坐标的候鸟
每个逆风折断的翅膀
每个岔路口都长着

相似又不同的脸庞
和未写完的地址

我是黄土高原的沟壑
在指纹里继续的延伸
我是江南的烟雨
在眼眶上凝结的水汽
我是所有破碎的故乡拼凑成的异乡人
无根，却生出千万条根

我摊开掌心纵横的阡陌
那上面站着无数个我，我的无数个
正用同一副喉咙唱着不同的歌谣
用沉默对答
最终我也学会用空白修改山川注记
在族谱空白处
种下会开花问号
谁在命名这条河流
谁又在定义那座山丘

我心光明

我心光明，我自为我
不借光，便知晓长夜的边界
不依山，也能测度云朵的深浅

南墙撞成碎石时我在断痕里养莲
罗盘碎作星子时，我用骨血
重新绘制海图

无需外求的圆满
是让每个伤口都长出
向内开的门
推门便是，未拆封的春天
我有棱角
浇铸天里未落尽的雪

汉水东流，在陕鄂之交猛地折出一道深湾。这急转弯太决绝，像命运的缰绳突然勒紧，把秦巴的云、楚天的雨和无数颠簸的人生，都押进白河这片山坳里。

白河，九山半水半分田，石是此地唯一的语言。

全国劳模高运璋的钢钎最先啃上花岗岩时，火星是大山唯一的应答，十八年，他的脊背弯成开荒的犁。在白河，有无数像他那样的“当代愚公”接力，在荒山上凿出石坎梯田，层层叠叠的等高线不仅是地理的印记，也是生命的刻度。

如今，当晚风掠过天宝梯田，千层稻浪起伏如大地呼吸。背篓里新挖的红薯还沾着泥。春耕时犁铧刮开赭色泥土，秋收稻浪翻涌似流金，那些石坎是大地袒露的筋骨，一层层箍住下滑的山体，也撑住了摇摇欲坠的星空。

水是另一种叙事。端午鼓声从江底炸响，鼓手赤膊挥槌，汗水砸在桐木鼓面上，被浆渣激起的水花吞没。老船工伏在石栏杆上喃喃：“这哪是鼓响，是老祖宗的心跳！”抡鸭郎跃入绿玉带般的江水，水花溅湿古渡口的石白，那曾是捶打肉糕的祖传器物，此刻盛满了欢呼。

烟火在石阶间生烟。四五六级青石阶从云雾中垂落，锦绣娘在木窗棂漏下的光里绣花，针脚带着楚地芍药与泰山云纹。陕西非遗传承人方景明的蒸笼终年不歇，千次捶碾猪膘化玉脂，青花碗清水三洗浮华。“三点水”宴席摆开时，八旬老翁举杯高诵：“一洗尘心”，满座齐应：“清水照肝胆！”

新生在伤痕上发芽。白郟大桥的斜拉索绷紧如弦，294米连接陕鄂两岸。昔年屡被水淹的砖瓦河街，今天尽是高楼林立，再也不惧洪水。高大的防洪堤长出青石栏杆，拓印清代商船纹样。孩子们追逐的身影与百年前纤夫号子叠成同一道涟漪，昔日的“小汉口”，在混凝土脊梁上挺直了腰杆。

半山书声是最后的答案。开山地震落崖壁松针处，白河高中，这挂在半山腰的学校成了灯塔，清华录取榜上的墨迹未干，读书声已震得汉水泛起新纹。

祖母立在河街新堤观景台上轻笑：“往年摇船到郟西，鸡叫三遍才挽岸。现在你表哥娶湖北媳，油门一踩，亲家母做的豌豆营还烫嘴呢。”

群山低语：所谓故乡，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

当月光漫过桥儿沟的瓦檐，我在陕西海拔最低处开始，以秦巴为骨、汉水为脉，用万千如石坎般沉默的脊梁，垒起了接天的山。



海棠春早
王远峰作
第1479期

五味人生

汪家存

夜深人静，月光透过窗棂洒在床上，我毫无睡意，指尖摩挲着掌心磨出的薄茧，想起这十年的路，从装修精致的酒店，到山水间的农家乐，再到如今守着一方小摊。

年轻时总揣着一股子蛮劲，想在县城闯出名堂。盘下临街的门面开酒店时，我总觉得排场够大，日子才够风光。那些年我是被时钟追着跑的：凌晨五点核对采购清单，鲜蔬鲜肉的露水还没干；白天扎在包厢与后厨之间，调菜品、盯服务，衬衫领口永远浸着汗；深夜还要处理客人的投诉、员工的调度，常常忙到后半夜才能瘫坐在沙发上。酒店大厅亮如白昼，觥筹交错间是推杯换盏的热闹，虽然赚了些钱，却丢了踏实的睡眠，也忘了生活本该有的滋味。

后来倦了酒桌上的推杯换盏，想起秦巴山的好山好水，便关掉酒店，在山脚下开了家农家乐，院子里种满青菜萝卜，屋后就是挂满果实的果园，我看客人在院子里晒太阳、唠家常，孩子们追着蝴蝶跑，忽然觉得日子慢了下来。可农家乐也藏着不为人知的难处：周末忙得晕头转向，手部磨出水泡；周内却门可罗雀，守着空荡荡的院子发呆；遇到下雨天，山路泥泞，连通勤都成了问题。食材要跟着季节换，客源要靠口碑传，忙乎一年下来，没赚到钱还要倒贴工人工资。那些年，我学会了看云识天气，懂得了与自然相处，却也真切明白了靠天吃饭不易。一场长达两个月的连阴雨，让本就清淡的农家乐彻底停了业。

我当“街溜子”的那几个月，心里满是迷茫。直到有一天，老客人打来电话：“你啥时候开业啊？想去你那吃饭，你家的凉菜味道独一份！”身边的朋友也总念叨：“你那卤味做得好，不如支个小摊试试！”我猛然醒悟：是啊，那些藏在烟火气里的味道，不正是我的底气？

就这样，我支起了小小的推车。没有了酒店的排场，没有了农家乐的宽敞，只有一口熬了十年的卤锅。清晨去早市挑选食材，猪肉、猪蹄一定要鲜的，香辛料要亲自配比，汤色要用冰糖慢慢炒；中午慢火熬卤汤，铁锅里的卤汁咕嘟冒泡，香气弥漫整个小院；傍晚推着车去夜市，点亮一盏暖黄的灯，守着摊儿和老熟客唠家常。我从早上睁开眼忙到深夜收摊，衣服被汗水浸湿一遍又一遍，可心里是满满的。有人问我：“从老板变成摊主，会不会觉得有落差？”我笑着舀起一勺卤汤：“你看这卤味，食材要真，火候要足，急不得，躁不得，日子也一样。”

现在的日子，没有了惊天动地的野心，只有柴米油盐的踏实，收摊后能陪家人吃热乎饭，两个儿子放假会来帮我看摊，老熟客绕路来买点卤菜，笑着说喜欢这种家常味。夜雾渐浓，远处的山影朦胧，晚风带着山间的草木清香飘来。从酒店到农家乐，再到卤味摊，我走过繁花似锦，也历经风雨坎坷，往后，便守着这方小摊，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张显华

白河新韵